

长城瞭望

# 别让“负向激励”弱化打仗导向

## ——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⑥

■ 顾 鹏

水不激不跃，人不激不奋。激励是前进的动力，是催征的战鼓。营造当兵打仗的浓厚氛围，必须强化一切为战的激励导向，坚决摒弃弱化合战打仗的“负向激励”。

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”干事创业，得先把手导向立起来。商鞅将变法时，命令已经起草好了，怕天下之人不相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，贴出告示，有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，赏他十金。百姓还是怀疑，没人敢动。他又命人张贴告示说：“能移木者赏五十金。”这时，有个人搬动了它，商鞅果然赏了他五十金，表明真实不欺的态度，然后才下令实施变法。

练兵备战，事不同而理同。近年来，全军上下力除和平积弊，用好监

督利剑，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，任用研战研练的，奖励能打善战的，罢免平庸懈怠的，惩处弄虚作假的，纠治演训场上的不实之风，从根本上端正训练指导思想，正确的激励导向基本形成，备战打仗的氛围日益浓厚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正确的激励导向，就不会有今日练兵场上的龙腾虎跃、真打实备。

曾几何时，干部任用，端盘子的比端枪杆子的吃香；表彰奖励，搞平均主义、平衡照顾，这个也该奖，那个也该奖，真正研战研练的人却轮不上。现在，这种现象虽然得以纠正，但在个别单位那里，和平积弊一遇气候就故态复萌，虚器之风稍一放松就死灰复燃，负向激励不抓不纠就故伎重演。在个别单位，表现优异的没有完

全受肯定，钻研打仗的没有完全得重用，干主责主业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奖励。

“负向激励”，产生的必然是负面效应。这就像刮风一样，风向哪边吹，草向哪边倒。任用一端盘子的，就会使人竞相往“过日子”、图安逸的道上跑；晋职晋级吹吹拍拍的优先，就等于鼓励人抢着干那些省力讨好、容易得甜头的事；表彰奖励搞轮流坐庄，先进的显不出来，后进的滥竽充数，训练场上较着劲、比着练的风气就无法形成，只会助长推一推动一、甚至推了也不动的疲沓作风。最后的结果必然是，干主责主业的越来越少，投机取巧的越来越多，提高战斗力就成为一句空话。

“负向激励”伤人心，坏风气，弱化合战打仗。强化一切为战的激励导向，必须把训练成绩“一票否决”落实好，成绩达不到优良的，不能提拔任用；未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，不得在综合性表彰奖励中评优评先；发现弄虚作假等情形的，必须严肃处理并责令整改，坚决纠治担不起职责、扛不起重任的庸官现象，纠治精于个人算计、疏于研究打仗的投机钻营，逼出进取担当，逼走平庸懈怠，真正树立起“训练好的吃香、训练差的受罚”的鲜明导向。

战场如赛马，仅有闪光锃亮的鞍子，崭新漂亮的辔头，精心打造的马蹄套，不一定能提高奔跑的速度。有力的鞭策、正确的激励，才能不断把奔跑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。



内容更丰富  
下载更方便

欢迎关注“八一评论”微信公众号

长城论坛

# 有感于王继才的『习惯了』

■ 程 荣 贵

开山岛，不仅缺淡水与食物，连植被和鸟兽都很少。在外人眼里，守岛无疑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，王继才却把这看得如家常便饭。每当人们问起守岛的困难，他总是说得云淡风轻：“习惯了！别人的生活没过去也过不习惯。”

如此地理、如此条件，长期在岛上生活，若是必然的。但王继才把这苦看得很轻，用“习惯”来应对这苦，并从中悟出一条生活的哲理：苦惯了，对安逸就不习惯了。

人生的许多事，经常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。社会规范的遵循、纪律法规的约束，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等等，开始时或许不是很习惯，但慢慢适应了，就会成为习惯，成为一种自觉。这种由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，是对意志的磨炼、对精神的考验，也是对一个人价值观念、道德品质以及高尚人格的塑造。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，可以使人受益终身。

有的事则是从习惯到不习惯的。比如，习惯了安逸，对艰苦的生活就不习惯了；习惯了锦衣玉食，对粗茶淡饭就不习惯了；习惯了热闹与繁华，对朴素与淡泊就不习惯了；习惯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就会对自己动手、亲力亲为就不习惯了。这种从习惯到不习惯的过程，是思想的蜕变、精神的蜕变、人格的蜕变。而不良的习惯一旦形成，就会贻害国家、社会，最终也会毁掉自己。

“军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中国革命是苦出来的，是苦成功的。为了革命，有人苦了一生，苦了几代，还有人牺牲了家庭，苦掉了性命。正是有了他们的苦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；正因为他们苦过了，有许多苦我们今天才不必吃、不再吃。他们的苦，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甜。

我军是从苦中过来的。打仗时的苦，物质匮乏的苦，万里长征的苦，等等。但这种苦，能锤炼筋骨、强健体魄，能磨炼意志、培塑精神。正是有了苦这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后来不论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觉苦、不怕苦了。今天，人们仍把长征作为吃苦的参照，只要有人叫苦，就会有人说：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二万五。毛泽东总结说：“野菜味道虽苦，但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，吃下去，干革命就不怕苦了。”

军队与军人，与苦有不解之缘。怕苦的人，当不了兵也当不好兵，更别谈历险蹈海、上天入地打仗了。吃苦，是军人必备的能力与素质，也是能打仗打胜仗必不可少的条件。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，谁不想生活得安逸一点。常人可以这样想，但军人不能这样想。军人一旦贪图安逸，想着过太平日子，国家就会遭殃，百姓就要受苦。

“尝天下之难者，必无难天下事。”吃惯了苦的人，遇到苦事、难事，必能意志坚定、应付自如；而没有吃过什么苦的人，一遇艰苦，就吃不消、扛不住。这样的人，是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干不成什么事情的。

千学万学，先学做人；而教人做人，必先教他吃苦。从古到今，莫不如此。明代的忠宣公刘大夏，他一边教儿子读书，一边让他兼做农活，经常让儿子在风里雨里耕耘。他告诉人们说：“习勤忘劳，习逸成惰。”意思是说，习惯了勤勉就会忘记疲劳，习惯了安逸就会懒惰成性。王继才也是这样。他把儿子接到岛上，让儿子外出打工，使他们体验生活的艰辛与不易。练成“克服困难的硬骨头”，就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大财富。

一种习惯的养成是不得了的。刘蓉在其养睡堂之一室读书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思而不得时，辄起而徘徊。时间长了，把地上踩出一尺长的小坑。后来他虽然把这个坑填平了，但每当走过这个地方，还是要不自觉地抬起脚来。他由此感叹：“习惯一旦养成真厉害啊！”

好习惯养成难，坏习惯养成易。习惯吃苦还是习惯安逸，这是精神上的分水岭。  
(作者单位：军委训练管理部)

谈训论战

古代有个神箭手，对自己百步穿杨的箭术非常得意，但有一个卖油翁却说：不过是手熟罢了。神箭手不服气，卖油翁便给他展示了自己一手“顺着铜钱眼倒油，而铜钱眼不沾油”的绝技，然后对目瞪口呆的神箭手说：我也不过是手熟罢了。

读这个故事，对两位高人油然而生敬佩之余，也努力使自己不断向更加熟练、更加完美的境地迈进。不过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尤其对军人来说，一旦在作战方法手段上陷入“熟套”而不能自拔、无所创造，就等于自我封闭、自我锁定，最终就会自绝于胜利之门。

熟套，泛指成熟不变的作战习惯、作战手法、作战程式等。人都有“固恋”情结，对自己多年“手熟”而形成的某些套路，一般不会轻易改变。但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”，如果用一成不变的套路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场，迟早会被对手知晓看透，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一战时期，法国人从凡尔登战役的要塞战术中尝到了甜头，同样的套路却使二战中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；海湾战争，伊拉克军队难以忘怀八年两伊战争中挥师百万、直取黄龙的辉煌过去，对付强大的美英联军，仍抱着自己熟悉的战术套路不放，最终使“萨达姆防线”变成了工业化的死亡“流水线”。

历史是一本教科书，也是一副清醒剂。战争史的经验教训昭示：当一种作战理论达到“炉火纯青”之时，也许就是“燃烧殆尽”之际；当一支部队对某种攻防手法产生驾轻就熟之感，也就潜伏着失败的危机；当一名指挥员被对手摸透了作战习性之后，也就不难弄清他下一步会想出什么计策来。这也警示我们，真正束缚我们思维跃升的绳索并非未知的X，而是已知的A、B、C。人，往往会被自己熟悉的作战套路拉住、局限，最后被自己熟悉的作战套路绊倒、困死。

拿破仑在谈到自己统兵打仗的经验时说：“我有时是狐狸，有时是狮子。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，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，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。”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将领，尽管都有自己鲜明的指挥风格和擅长的作战套路，但他们从不拘泥于一格，不固守于一端，不呆板于一法，甚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，逆其技而用之。就如同乒乓球比赛，防守型选手突然猛攻三板，进攻型选手突然轻吊一球，往往会使对方猝不及防、难以招架。孔明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，与他能突破成熟的套路、反用谨慎的个性密不可分。

打仗从来没有套路，战场最忌一成不变。然而，一些单位的战术演习，一个场地年年练，一份想定练几年，一套方案打天下的现象司空见惯，战术考核总是在那几个科目、那几件兵器、那几项标准上来比去比去。“战胜不复，知变为大”。把部队训练长期固定在一个套路、一个模式上，没有变化，不思创新，到头来必然“熟”得越透，“伤”得越深。

与过去相比，现代战争的一次性效应更加凸显，“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，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”。唯有突破“熟套”，超越“辉煌”，努力以求应变万变，以实训求实战，以再追求新生，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措置裕如、立于主动。  
(作者单位：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)

# 不落『熟套』

■ 张 西 成



前不久，某连按上级要求组织问卷调查。调查开始前，连长担心大家“冒泡”，于是“精心安排”，并提出明确要求。问卷上交后，机关发现官兵回答问题的内容十分相像，有的简直如出一辙。弄明原因后，机关干部向大家说明，问卷调查只为掌握情况，“冒泡”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随后，他们在这个连队重新组织了调查，收集到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。  
这正是：  
问卷调查听意见，  
无需把关却把关。  
担心冒泡没必要，  
掌握实情需常言。  
洛 兵 图 汪 聪 文

玉 渊 潭

# 从“上下四旁”写起

■ 哲 之 胡 中 赞

前一阵，利用休假的机会，到大连的海边走了走。面对辽阔的大海，心潮澎湃，空自感慨：海浪啊，你真美；大海啊，都是水。脑海中除了闪过海子的诗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描写的话一句也想不出。海有多深、水有多深，站在海边，心跟这大海一样的茫然。

面向大海，如何描写？这真是一个难题。思来想去，倒想起一个故事来。看了这个故事，说不定还能悟出一点描写大海的方法。

故事出自张岱《西湖梦寻》一书的序。

相传，西晋的辞赋家木华写大海，不过他的题目叫《海赋》。写着写着，他也写不下去了。这时，有人给他出主意：何不从海的上下四旁写起？这一点拨，使木华很受启发，就把《海赋》给写成了。这篇文章写得如何，现在已经有点

读不懂了，但不影响它在当时的地位，文论家李善说“文甚丽”。

这且不管！我们单说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给他出的点子。“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”，这个主意实在是高，不失为一个作文的好方法。

作文不论好坏，都是一件大难事。作好固不易，就是写一篇不好的东西出来，有时也很费周折。因为有时压根不知道写什么，不知道从哪里下笔。千言万语一齐奔来笔下，似乎要说的话很多，但哪句先说，哪句后说，却又犯难了。

这下好了！把这一指点迷津的方法推而广之，既然海可以从上下四旁言之，那么其他所有的，何不可从上下四旁写起呢？

金圣叹批点《西厢记》说，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，手写此处。如果有时必定要眼盯此处，则必须要手写彼处。如果眼也盯此处，手也写此处，

便一览已尽，没有余韵。

他又进一步说，文章最妙是眼睛盯着此处，却不马上就写，而是从远远处写来，迤迤写到将要写的地方时，便又停下来。然后再从远远处写来，迤迤写到将要写的地方时，再停下来。如此反复几遍，都是从远远处写来，迤迤写到将及时停下，更不写开始眼睛盯着的地方，使人于文外豁然见之。一部《西厢记》，纯用此种方法。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也是纯用此种方法。

他又说，文章最妙处，是先觑定一处，却于这一处之四面，将笔来左盘右旋，右盘左旋，既不放脱，也不定死，就像狮子滚球一样。球只是一个球，却教狮子使出通身解数。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，而狮子却不不管这些，一心都在球上面。人眼盯着狮子，狮子眼盯着球。

真是异曲同工！圣叹慧眼瞧出的，不正是从“上下四旁”写起的方法吗？

浙江仁和人闻启祥，有一封信是专门教导子弟作文的。他说：

文有正位，不可太粘，亦不可太离。张宾王常闻友生一义云：他人说得少愈多，子说得愈多愈少耳。张元长云：作文如打鼓，边敲边须极多，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。二老真狐精也。

因为这是写给自家子弟的，应该是说得最真的了。信中的意思，都是借两位姓张人的话发挥出来的，所以不显得主观，便于子弟们接受。

这封信，清人周亮工给它加了个题目《示子弟》，编入他的《尺牍新钞》一书。他著《因树屋书影》，把这封信全文照录，评为“阅文之妙诀”。接着又引了苏东坡的话，誉为“真阅文三昧也”。

东坡云：观文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如果像画工那样，只取鞭策、皮毛、槽枥、臼秣，没有一点俊发，看数尺就厌倦了。

苏东坡、金圣叹、周亮工，都是知文之人，看了这些论文的方法，不谓之“狐精”不可也。

有位造诣极深的作家说，他作文专以不切题为宗旨。读了他的自编文集，再读他的散文全编，慢慢地品、细细地思，才明白他这“不切题”，原是“不死贴”。粗看好像天马行空，细寻都有一根线索贯穿始终，使文章有一种散乱而又齐整、形散而神不散的美感。

我辈的写不好文章，是否与死盯住那“海”有关系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

基层心声

# 好好开会先放下手机

■ 温 新 峰

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在大大小小的会场上，除非规定不准携带手机，总会有人在低头看手机、发短信。某部一位领导在会议开始前宣布：好好开会，从放下手机开始。

开会本是件严肃的事。传达文件、布置工作、学习交流、通报情况等等，有时都需要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。但有人往往把开会看作处理私事的好机会，或是不停地发信息，或是翻看平时保存的资料和视频。这样不但不严肃、不认真，而且干扰大家，

影响开会的效果。

会议有会议纪律，开会要有开会的规矩。有些重要的会议场合，还规定不准携带手机，不准接打电话。这些规定，都是必要的。而一般性的会议，虽然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，但也不能电话响个不停、接个不停。大多数会议，长的个把小时，短的几十分钟，除了战争，没有什么急得不得了的事。所以，放下手机、好好开会，是完全可以的。还没有听说谁因为没有接手机误了什么急事、大事、要事。